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二十五史故事全编：清史卷 / 尹黎云，施向东主编．—

北京：中国书籍出版社，1998.4

ISBN 7-5068-0726-2

．二... ．尹... 施... ．历史 - 中国 - 古代 - 通

俗读物 历史教事 - 中国 - 清代 ．K20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98）第05252号

责任编辑 海 心

封面设计 齐 斧

责任印制 刘颖丽

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发行

（北京市西城区西绒线胡同甲7号 邮政编码：100031）

北京市地矿局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850毫米×1168毫米 32开本 6插页 20.875印张 524千字

1998年4月第1版 1998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-10000册 定价：29.00元

（如有质量问题可到本社发行部调换）

内 容 提 要

朱元璋这个和尚，创立了大明的帝业，一旦成功，却火焚庆功楼，没有料到，身死之后，立即出现了叔侄争位的惨剧，接着又产生了铜缸焚叔的皇帝，兄弟相残的皇帝，迷道术的皇帝，淫荡的皇帝，溺死皇子的崇妃，杀害皇帝的宫女，毒死皇帝的妃子，以致最后吊死煤山的皇帝等等宫廷之秘，呈现出一幕幕新奇的画面。

《中国历代宫廷丛书》

序 言

· 张玉良 ·

古老文明的中国，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，建立过几十个大大小小的王朝，有数百名人物登上皇帝宝座。他们把自己封闭在皇城的大圈圈、中圈圈、小圈圈的宫廷之中，既过着类似天堂的生活，也处处充满着勾心斗角、你死我活的争斗。

宫廷，是封建帝王的政治统治中枢；皇权，代表着封建社会的最高权力。历朝历代，围绕皇权之争，后妃之争，权利之争，父子之间，兄弟之间，姊妹之间，群臣之间，相互攀比，相互倾轧，相互排挤，相互争斗，甚至相互残杀，在宫廷生活中，演出了一幕幕宫廷秘史，奇闻异事：妹喜惑夏桀，殷纣王酒池肉林，周朝太公望出身之谜，“卧薪尝胆”的史实与传说，秦始皇和吕不韦，王昭君出塞，曹操的铜雀台，隋文帝之死，玄武门之变，宋朝的烛影斧声，明朝建文帝之死，清朝香妃之谜，……等等。这些奇闻异事，有的被编为戏曲，有的写成小说，有的作为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，但是，它们的历史真实如何？皇帝宫廷中的生活是个什么样子？还有哪些奇闻异事、宫廷之秘不为人们所知，这套丛书将给予回答，并再现历史之真实。

通俗地介绍历史，在我国有着悠久的传统，民间口头的传说故事起源很早；历史小说兴起于唐，繁荣于明；评书发达于宋，历代不衰；历史戏剧萌芽于唐，明清已达到高潮。这些文艺形式，在普及历史知识上起了相当大的作用。建国以后，表现

历史题材的戏曲、电影、电视、小说、评书等等更加繁荣，同时也出现了由历史学家编写的“通俗演义”、人物传记、白话译著等通俗易懂的历史著作，在普及历史知识上做了有益的工作。正是受到前人的启迪，我们才编辑了《中国历代宫廷丛书》，试用一种新的形式来编写真实的历史，作为一种尝试，是否受到大家欢迎，有待于广大读者的评估。

《中国历代宫廷丛书》，以历史文献的记载为依据，适当吸收民间戏剧、小说、评书、传说故事中合理的情节，组织对历史有研究的学者，以通俗的语言，编写每一个故事，并配以插图，力争再现历史真实，使人读来饶有趣味，并能丰富历史知识。全套丛书共十四本，分两批出版，第一批六本：两晋南北朝宫廷，隋唐宫廷，宋代宫廷，辽夏金元宫廷，明代宫廷，清代宫廷，1992年出版；第二批八本：夏商周宫廷，春秋宫廷，战国宫廷，秦代宫廷，西汉宫廷，东汉宫廷，三国宫廷，五代十国宫廷，将于1993年出版。

我们热切地盼望广大读者能够喜欢这套丛书，并希望史学界的专家学者能给予大力支持和批评指导。

1992年春节于西安

目 录

小和尚一代真天子.....（1）

贤夫人计救朱元璋.....（7）

杀元勋火焚庆功楼.....（17）

笑大脚平民遭横祸.....（23）

遭暗算太子被毒杀.....（27）

叔除侄燕王篡帝位.....（35）

逃性命建文当和尚.....（42）

书店联永乐做龙靴.....（49）

拒宫选成祖失小姨.....（54）

争皇位铜缸焚高煦.....（58）

崇太监皇帝当俘虏.....（62）

兄弟斗英宗杀景帝.....（71）

逞淫威万妃害太子.....（75）

崇宦官刘瑾惑武宗.....（84）

荒唐帝纵欲死豹房.....（93）

加帝号议礼起风波.....（104）

求长生世宗迷道术.....（111）

乱宫闹嘉靖三废后.....（119）

抗暴淫宫女杀皇帝.....（122）

用奸相严嵩专朝政.....（127）

审奇案阁臣斗太监.....（137）

设毒计郑妃害光宗.....（146）

乱后宫客魏遑淫威.....（154）

昏皇帝听谗杀边将.....（166）

问吉凶皇帝迷测字.....（174）

大厦倾崇祯死煤山.....（179）

小和尚 一代真天子

说的是元朝天历元年（公元1328年）九月十八日这天，在安徽省钟离县孤庄村贫苦农民朱世珍的家里，一个又白又胖的小子诞生了。

这已是第六个孩子了。朱世珍累死累活为人佃耕，家境一贫如洗，但他和贤妻陈氏勤劳节俭，总算把前边五个儿女拉扯起来了。自打陈氏怀上了第六胎后，唯恐往后日子更紧，便几次背着丈夫坠胎，她多次服用活血化淤等打胎药物，诸如什么麝香之类的好药，可能碰上卖假药的缘固，反正都没有效果。无奈，只有横上一条心，让这个孽种降到人世上来吧！

这一天，朱世珍出去赶集还没有回来，陈氏忽然觉肚子一阵紧似一阵地疼痛，她知道胎儿要生了，便吃力地伸手拉过身边的一只破筐，把几件烂衣服铺进去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还没等她准备停当，婴儿已经出生了。陈氏挣扎着起身，双手把婴儿捧起来，轻轻地放在筐里，上边盖了块破棉絮。这时候陈氏忽地眼前一片昏黑，连是男是女也没有看一眼就昏过去了。待她睁开眼时，见站在身边的丈夫手托着新生儿笑咪咪地说：

“ 又是个小子！ ” 还说：“ 方才我去抱他时，看到筐边趴了许多虫，咱们讨个吉利，就给他起个乳名叫重八（虫趴）吧！ ”

陈氏听了频频点头，说：

“ 也好！让菩萨保佑他长大成人吧！ ”

说也怪，这个小儿生下来后，整天是白天睡觉，夜晚哭闹，搞得朱家日夜颠倒，连左邻右舍也不得安宁。

一天，左邻的王二娘来朱家探望陈氏，说话间一家人对小儿夜哭再三表示歉意。王二娘听后说：

“人家说写个纸条贴到村外的墙头上，让过路人多念几遍，去去邪就好了。”

陈氏一听，觉得是个办法，当晚就请了写字先生，写了个纸条，趁黑夜贴到村外去了。纸条上写的是：

“无荒荒，地荒荒，朱家有个夜哭郎，行路君子念三遍，一觉睡到大天亮。”

纸条贴出去了，但小重八仍然是彻夜啼哭，弄得朱世珍和陈氏愁眉不展。

说也巧，一天中午时分，村附近皇觉寺的一个和尚来朱家化缘。朱世珍从缸里刮出一瓢米面，双手递给和尚，和尚双手合十表示感谢。正在这时，忽听屋内传来小儿的嚎叫声，和尚忙问朱世珍。

“村外墙上所贴纸条，可是指这小儿？”

世珍答道：

“正是！我们全家正为此事发愁呢？”

“不要愁，到皇觉寺去烧香许愿，可以化凶为吉！”

“多谢法师指点，明日即去朝拜，愿佛光普照，小儿平安！”

第二天，朱世珍和陈氏抱着小儿，一路向皇觉寺走去。到了皇觉寺，烧了香，叩了头，口中不停地念着：“愿菩萨保佑小儿平安。”约莫有两个时辰，才出寺门回家去了。说来奇怪，打这以后，重八白天戏耍，晚上再也不哭闹了，全家人也随之高兴起来了。

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转眼之间重八已经八岁了。朱世珍为孩子找了个为田主牧牛的事儿，从此重八开始了他的牧童

生活。年幼的重八衣不蔽体，食不裹腹，还经常无故遭牧主毒打。他想：自己的命运不能任人摆布，总得想个办法才是呀！

一天，几个牧牛娃都饿得难忍，这个说要有一碗白面条多好哇？那个说，要有香喷喷的一大块肉吃可美极了，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来了顿精神会餐。但他们直说得垂涎欲滴却越说越饿，这真是画饼充饥肚更饥，望梅止渴不解渴，眼下都是饥肠辘辘难受极了。

这时候，最有主意的重八，忽地站出来喊了声：

“有了！眼前有现成的肉，只要大家动动手就可以到口了。”

就这样，他们齐心协力宰食了牧主的一头小牛犊。事后谎说牛钻进石头缝里去了，重八被牧主打了一顿，赶出了门。

俗话说“祸不单行”，元至正四年（公元1344年），淮北旱灾、蝗灾极为严重。连年的荒旱，饿殍遍野，加上瘟疫流行，钟离县孤庄村的人接二连三地病倒了，不到十天工夫，相继死者不计其数，凄惨之状目不忍睹。朱世珍和陈氏先后被灾荒和瘟疫夺去了生命，没过几天重八的大哥也相继亡故。父母兄长三具尸体停在茅屋里，无钱买棺木，无地埋葬。重八和他二哥急得顿足捶胸，痛哭不止。到底是穷人帮穷人，还是邻居王二娘家和其他几家贫苦农民，凑了些钱，帮他们给死者买了棺木，帮忙抬到野外埋葬了。

重八此时年已十七，贫苦生活的磨炼，使他过早的成熟了，但他无力摆脱眼前的困境和天灾人祸的磨难。想去投亲靠友吧？在那个年月里，亲朋不是走死逃亡，就是苦得难于自顾，天地虽宽，却无重八安身之处。他越想越烦，越烦越乱，一晃半个年头过去了，无奈，他和二哥商量，只好各奔前程了。兄弟难

舍难分，抱头痛哭一场，各奔东西啦。

重八邻居王二娘是个虔城的佛教信徒，她劝重八去皇觉寺出家为僧，好修来世。重八思前想后，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，终于默然同意。九月的一天，王二娘替重八预备了香、烛和一点礼物，央告了皇觉寺的昙云法师，收留了重八。从此，重八剃了光头，披上了袈裟，逢人便合十口称阿弥陀佛，居然成了个佛门弟子。

重八入了皇觉寺，每天听到的都是钟声、鼓声、木鱼声和念经声，干的尽是扫地、撞钟、击鼓、煮饭、洗衣等活路。因为他年龄最小，见了老和尚都称师父，见了比他大些的和尚都称师兄，见了俗人称恩主。在这里他所见到的人，同他在牧童中所见到的人简直是两样，庙里和尚一般都死气沉沉，默不作声，不象牧童们如汤和、徐达等人那样开朗、痛快。想到这里，他心里很不平静，决心总会有那么一天跳出这个圆圈。

一天，孤庄村有个叫小狗子的孩童来皇觉寺玩耍，老远看到重八，便情不自禁地大声嚷着“重八，重八”地朝他跑来。旁边几位和尚见状都低头暗自发笑，轻声议论说：“咋叫这么个名字——虫趴！”重八听到了这些议论异常烦恼，觉得乳名是父母叫的，是长辈叫的，不是小孩叫的，越想越觉得不是滋味。

到了晚上，他索性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昙云法师，并央求法师给他取个正名。昙云听了重八的诉说，觉得有些道理，想了许久，开口说道：

“师父给你取个正名就叫元璋吧！你看怎么样？”

重八一听，非常高兴，连连合十作揖，叩头谢恩，好象一下长大了许多。从此以后，庙里庙外的人再没人叫他重八，都喊他元璋了。

皇觉寺座落在孤庄村西南角的山坡上，规模比较大，有大殿、偏殿、厢房近百间，和尚足有四五十人，平日靠租佃收入过日子，间或也有附近农民做佛事、给死人念经等布施些钱物，庙内和尚生活是满不错的。

元璋在庙里住了近两年的时间，各方面也逐渐习惯了。谁料好景不常，偏偏淮北地区灾荒连年，寺院田租收不上来，附近农民念经求佛的也越来越少，庙内面临着即将断炊之危。一天晚上，在做了佛事之后，昙云法师向众位和尚宣布：

“庙内斋饭不济，望各位外游化缘，待他日寺庙收入好些时，再回来侍佛。”

和尚们一听，各个心中盘算，有的三五成群议论着去向，这个说要去普陀寺，那个说要去五台山，……元璋因为吃斋念佛的历史不长，知道的东西也少，他想同别的师父或师兄一同出去吧，又没有人愿意带着他；想自己走吧，又怕什么也捞不到，甚至会饿死在外边。想来想去也没想出个好办法，回到屋里倒在床上翻来复去睡不着。

第二天，有些师父、师兄相继离开了皇觉寺，又过了几天，皇觉寺的和尚几乎走光了，还不见元璋的动静，昙云法师来催他说：

“元璋！你怎么还不出去云游？”

元璋无奈，只好拿起木鱼、瓦钵，离开了皇觉寺外出“化缘”去了。

当时淮北到处是饥荒，到哪里都难讨来食物，元璋自出庙门，已经两三天没吃东西了，肚子饿的咕咕叫，全身发软，腿也不听使唤了。是夜，他坐在一家门口不知不觉地进入了梦乡：他来到富家化缘时，看到主人正在摆宴席，大吃大喝，好不热

闹。自己凑到近前，念了声“阿弥陀佛”，主人便让人送给他酒肉，他也顾不得佛门戒律，狼吞虎咽地吃起来，正吃得高兴，忽听“呼”的一声把他惊醒，原来主人正在开大门哩。主人看是个和尚躺在门外，便给了他一点吃的。元璋边走边大吃起来，一不小心，把手指头咬出了血，疼得直发抖，朱元璋边走边叨咕：“念佛！念佛！不念还能活，越念越难活。”

大难不死的朱元璋，沿门化缘，勉强挨过三年光景，又回到皇觉寺，他惊呆了，昔日的香火繁盛的皇觉寺，如今野草封门，荆棘塞路，尘丝蛛网布满殿芜。四邻乡人看见朱元璋回来，纷纷向他诉说近几年灾荒横行，战乱四起，皇觉寺香火渐渐断绝，寺中和尚衣食无着，四散逃亡，昙云法师也病死了。

刚刚二十岁出头的朱元璋，饱尝了人间的苦难，从此独居皇觉寺，诵经念佛，修身养性。可是，轰轰烈烈的农民大起义，激发了苦伴青灯古佛的朱元璋，他奋起投军，开始了踏上皇帝宝座漫长道路的第一步，小和尚终久成了真命天子。

（王金华）

贤夫人 计救朱元璋

元至正十二年（公元1352年）二月，春寒料峭。皇觉寺外的通道上忽然人声鼎沸，车马喧嚣。独守寒寺的朱元璋十分惊诧，急急披上僧袍，推开山门，只见村民们扶老携幼，挟裹行李，四散奔逃。

原来，定远人郭子兴等不堪忍受元朝的统治，已在濠州聚集数千人兴兵起事，冲进濠州城。声势骤起，元朝廷上下一片震恐，急忙派遣大将撤里不花率兵前来征剿，数次交锋，元兵大败。别看撤里不花屡战屡败，指挥无方，但伸手向朝廷邀功请赏却是行家里手。他连续派兵四出骚扰，抢掠财物，乱抓良民，谎报军功，一时间濠州境内的人民纷纷逃避灾乱。

闭紧山门，朱元璋返身来到伽蓝殿上，踱来踱去，眼见皇觉寺朝不保夕，心急如焚。回想起云游归来时寺院的破败景象，时下的皇觉寺虽说不上香火繁盛，但四方乡邻进香拜佛的也可谓络绎不绝，难道说整整四个寒暑的辛苦经营就这样毁于一旦？难道说昙云长老的衣钵就要断送在我的手中吗？朱元璋此时五内俱焚，热血冲涌，决心舍身护法。转念又想，这皇觉寺僻处乡野，乡民一旦逃尽，今后到哪里去募化求生？野蛮的元兵涌至，仅凭赤手空拳，非但不能御敌护法，反遭欺凌杀戮，岂不大辱佛门！如此大千世界，竟没有我朱元璋的栖身之地么！

万般无奈，朱元璋燃香卜祝，祈求冥冥之中的昙云长老指点迷津。

先问远行，兆象不吉。

再问留守，仍然不吉。

朱元璋情急之下脱口说出：

“ 长老呵！去既不利，留亦不吉，莫非令举大事不成！ ”

随手掷签，竟显示了一个大吉大利的征兆。朱元璋惊得目瞪口呆：

“ 这果真是长老的在天之灵给弟子指示的生路吗？ ”

朱元璋这时已是二十五岁的成年人了。虽说存身于凄凉古寺之中，但尘世间沸沸扬扬，元朝扰乱，刘福通汝颖起义，徐寿辉蕲黄兴兵，张士诚高邮揭竿，朱元璋都早已耳闻。郭子兴占据濠州，近在咫尺并且方兴未艾，何不前往投奔，轰轰烈烈地大干一场！

也许是朱元璋尘缘未绝吧，他擎香做了最后一次礼拜，大踏步跨出寺门，远去了。

夹杂在凄惶逃难的人流中，身着瓦青色僧衣的朱元璋十分显眼，他别无重物，只携着薄薄的衣被，兴冲冲地赶路，没有悲怆，满怀希望。

濠州城遥遥在望，城垛上旌旗遍布，随风飘扬，荒郊外，大营连扎，此伏彼起。这威武气派，把朱元璋在寒灯古庙中苦修苦练数年的归依心、清静意一扫殆尽。他恨不得立时能登城赴战。

血气方刚的朱元璋直奔辕门。守营的兵丁见是个和尚径朝营门而来，纷纷上前拦阻。朱元璋口口声声“ 要见主帅 ”，边说边推开众兵士，闯入门内。守营军官见状，大喝一声：

“ 你这和尚擅闯军门，难道是元廷的奸细不成！ ”

说罢，跃上前来，只一脚就把朱元璋踹倒在地。众兵丁不

容分说，就地捆绑起来，推推搡搡往大帐而去。

大帐内，主帅郭子兴正与其妻张氏闲坐。忽闻营内嘈嘈杂杂，欲待喝问，只见兵丁们拥进一位龙形虎躯的和尚来。郭子兴未及开口，那和尚便道：

“明公要成大事，就是这样对待投军的壮士吗？”

这洪钟似的声音令郭子兴一怔，定睛再看来人，身高体壮，黝黑的脸膛，面颊瘦长，下巴突出，不禁更吃一惊。要知道，郭子兴的看相算命乃是家传，其父郭公是定远一方的职业占卜家。郭子兴还在惊诧之间，张氏急急地扯了一下他的衣襟，郭子兴如梦方醒，慌忙离座，亲手解开绑绳，大声吩咐看座。

交谈片刻，郭子兴发觉，来人虽然是个出家的和尚，但志向颇大，十分喜欢，于是把朱元璋收留帐下，派做十夫长。

郭子兴意外地收留了朱元璋，回至后帐，兴奋的心情还未能平伏下来。要知道，郭子兴本是定远一带富足人家的子弟，平日仰慕战国时的信陵君、孟尝君，刻意招引英难侠义，结纳四方宾客，早已不甘寂寞乡野，趁元朝政治腐败，聚集数千之众，一举攻破濠州，此时恰值用人之际。张夫人见郭子兴还在兴头上，又进一言道：

“依妾看，这朱元璋不是个等闲人物，只他的相貌便与众不同，将来必有一番建树。主帅刚刚起事，对于这样的人物定要厚厚恩待，才能使他全力报效，不知主帅意下如何？”

郭子兴听罢，连连点头。

自从进入大营，跟随郭子兴，朱元璋每战必出。凭着他魁梧的体魄，奋不顾身的勇气，所向披靡，直杀得元兵闻风丧胆，畏之如虎。濠州义军，因此声威大振，郭子兴着实得意。

这一日，郭子兴又眉飞色舞地谈及战事，妻子张氏乘兴说

道：

“元璋如此英武，主帅可要特意厚爱才行呵！”

郭子兴诧异：

“这话怎讲？我早已提拔他做队长了。”

张夫人噗哧一声笑了，娓娓说道：

“朱元璋年已二十五，孤身一人，还不该成家立业吗？咱们的义女尚待字闺中，您看？……”

郭子兴一拍大腿，醒悟过来：

“好！好！如此大好的事情，夫人何不早早告知！”

第二天，朱元璋应召入帐，闻听有此喜事，自然满口应允，当即拜谢了郭氏夫妇。

再说郭子兴的义女马氏，本是宿州的殷实人家出身。谁承想她的父亲马公仗义好施，把个好端端的家业败落了，妻子郑媪生下女儿后，不久就病逝了。马公素与郭子兴相交甚厚，此时孤身携带幼女不便，况且又遭家道中落，度日艰辛，无奈何把女儿托付给郭氏夫妻抚养。有一年，马公杀人避仇，远走他乡，临行前再三嘱托郭子兴善待爱女。此后，马公一去不返，郭氏夫妇索性认做女儿，视为掌上明珠一般。这姑娘聪颖过人，加之郭子兴悉心教导，小小年纪知书达理，尤好历史。她举止从容，态度幽婉，俨然大家风范。如今马氏姑娘，更是出落得端庄娇好，楚楚动人了。

吉日良辰一到，一对新人交拜成礼，军营中也好生热闹了几日。

朱元璋成婚以后，一心辅佐郭子兴。他骁勇善战，如今又成了主帅的爱婿，营中官兵对他格外尊敬，人人都亲热地称呼他“公子”。这下子可惹恼了两个人物——郭子兴的儿子天叙

和天爵。

郭家的二位公子，生性偏狭，十足的公子哥儿气派。本来父亲重用朱元璋，他们就一个劲儿地不服气，现在竟抬为赘婿，一个贫贱的和尚也与自己称兄道弟起来。因此，人们越敬重朱元璋，他们也越发嫉恨，直欲将他置于死地。

朱元璋心地坦白，念念不忘郭氏夫妇的知遇之恩，战必竭力，议必尽言。这可给天叙、天爵制造了机会。这弟兄俩串通一气，在郭子兴面前诬陷朱元璋骄横放肆，到处拉人结伙，并煞有介事地告发朱元璋图谋不轨，力劝父亲及早防备。郭子兴起初并不放在心上，架不住两个儿子轮番进言，把郭子兴搅得惶惑不安。可巧这一天商议军机大事，朱元璋一如往日，毫无顾及侃侃而谈。郭子兴本来就心中不悦，听着朱元璋的一番议论，越听越烦，不禁拍案大怒，喝令将朱元璋押解下去。

朱元璋糊里糊涂被关进囚室，帐后可乐坏了郭氏兄弟，认为是天赐良机。天叙、天爵背地里想了个点子，他们假传主帅命令，不准厨下给朱元璋送饭，准备活活饿死他，以除后患。

夫人马氏得知消息，暗暗为朱元璋担心。她偷偷到厨房做好热腾腾的蒸饼，急忙往囚室而去。不想被郭子兴的夫人张氏迎面碰上，躲是躲不及了，马夫人顺势将热饼塞入怀中，忙不迭地向干娘请安施礼。张夫人见女儿慌里慌张，料想有事，絮絮地盘诘不休。开始，马氏还支支吾吾勉强应答，一会儿竟然双眉紧促，泪流满面了。张夫人心疼地将她拉入屋内，掩上房门，细细追问。马氏不得已，哇地一声哭出声来，说出实情。待张夫人帮她解开衣襟，那热气腾腾的蒸饼已经粘在马氏的乳头上。张夫人含泪将饼取下，再看那对娇嫩的乳房已被蒸烤得红肿糜烂了。